

安部龙太郎 著
徐萍 欧凌——译

等伯 金与墨

HASEGAWA
TOHAKU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等伯 金与墨

安部龙太郎 著

徐萍 欧凌——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OHAKU by ABE Ryutaro
Copyright© 2012 by ABE Ryuta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ikkei Publishing Inc., 2012.

Republished as paperback edition by Bungeishunju Ltd., 2015.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ABE Ryutar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Japan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PR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版贸核渝字(2015)第29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伯：金与墨 / (日) 安部龙太郎著；徐萍，欧凌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2

ISBN 978-7-229-12224-9

I. ①等… II. ①安… ②徐… ③欧…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0432号

等伯：金与墨

DENG BO: JIN YU MO

安部龙太郎 著 徐萍 欧凌 译

责任编辑：邹禾 许宁 魏雯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郑葱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豪森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4.5 插页：8 字数：366千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224-9

定价：59.8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进京 001

第二章 焦热地狱道 035

第三章 盟约之画 072

第四章 比翼连枝 115

第五章 遥远的故乡 156

第六章 对决 205

第七章 大德寺三门 243

第八章 永德去世 288

第九章 利休和鹤松 334

第十章 《松林图》 383

译后记 450

第一章 进京

雨。

自阴云密布的头顶，豆大的雨点簌簌而落。虽已阴历三月，将近女儿节了，可天候依旧寒彻肌肤，三合土亦笼罩在一片氤氲冷气之中。

长谷川又四郎信春（等伯）系紧草鞋，披上古旧的蓑衣。他身高五尺八寸，这近一米八的大个儿，披上蓑衣更显伟岸。

“为何穿如此破旧的蓑衣呀，明明有新的呢。”妻子静子关切道。一旁四岁的儿子久藏揉搓着惺忪睡眼，也前来相送。

“这雨明天就该停了，特意穿得破旧些，穿过便扔掉罢。”

“明日大约几时回来？”

“得看商谈进展如何，不过傍晚之前应该能回。”信春笨拙地撒着谎，戴了破斗笠出门。

外面寒气逼人，雨水夹着雪花。信春拉低斗笠遮住眉目，埋头避开人群，惟恐被人瞧见。他对静子谎称要去越中关野（高冈）购买颜料和画纸。说是那边捎来消息，从京都进了好货，他要去采购一些并住上一晚。但其实却是老家的兄长奥村武之丞唤他出去，说有要事相商。

能登七尾城到港口沿途，商贾与工匠的店铺鳞次栉比，是北陆一地屈指可数的繁华地段。下坡尽处便是宽广的码头，驶过日本海的船只舷舷相扣蔚为壮观。

冬日里强风肆虐波涛翻滚的大海，也因春的来临而渐渐平静温和下来。翘首企盼多日的船运商们，把满载着海外诸国各色物品的船只停泊在了此处。

（兄长说能得到贵人相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想起武之丞那一脸的桀骜不驯，信春不禁打了个冷颤。虽说这位兄长敢作敢为且武艺超群，但若稀里糊涂应了他，不知会卷入多大的麻烦。

信春走到建了许多船宿^①的港口一角，突然被暗处探出的一只长手臂，拽入了里巷。对方头顶扣着破斗笠，一身渔夫式粗犷打扮，但仅凭其肩头的肌肉信春便立刻认出，此人便是武之丞。

“兄长，您这究竟是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我不是再三叮嘱过你，叫你乔装打扮，千万别让人认出来吗？”武之丞揪住信春胸前衣襟，推推搡搡把他按在一边的墙上。

“所以我才穿上这样的蓑衣，戴上这样的斗笠啊。”

“这立马就会被人识破。光你这块头就够惹眼了。”武之丞把信春带到后巷的船库，扔过一套渔夫的作业装，让他赶紧换上。

这衣物似是方才刚有人穿过，黏在上面的鱼鳞和血渍正散发着刺鼻的腥臭。信春强忍住恶心，好不容易才换好衣服。湿哒哒的布料冷冰冰地贴上肌肤，只觉得一阵寒气从背后袭来。

“此事若被七人众知道了，你我恐有性命之虞，一定要谨慎啊。”

“既然如此，还请兄长告知，我们究竟是去往何处？与谁会面？到现在我还是一无所知，兄长却一味要求我谨慎行事，实在无从着手。”

① 船宿：建于港口，供船员们留宿、补充物资等的客栈。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对你来说并非坏事。你只要相信我，跟着走便是。”武之丞将信春的乔装仔仔细细查看了一番，接着带他来到泊在港口一隅的一艘贩盐船上。

制盐是能登半岛的主要行当之一。其中奥能登的盐田所出产的盐，品质上乘，无论是食用还是海产品的腌制，都是上上之选，在越中和飞驒地区广受喜爱。

“要去越中吗？”

“啰嗦！不是跟你说过跟上就好么？”

武之丞四下里瞅了瞅，确定无人跟踪后，便迅速跳上贩盐船。大概早已跟船夫商量妥当，他只递过一包银两便径直下了船底。擦满了盐袋的船底，散发着腐臭的鱼腥味，直呛人。待入口的舱门一闭，顿时一片漆黑，仿佛被关进了地狱底层。

“暂且忍耐片刻。只需出了海就可上甲板透气了。”武之丞寻了盐袋间的空隙坐下，不久便鼾声大作。

兄长还是这般我行我素，信春一脸无奈，尽量远远找了处地儿坐下。

起锚的鼓声终于响起，船身渐渐驶离港口。水手的号子声与船橹的吱嘎摩擦声，透过船板听得真真切切。七尾湾属内海，所幸当下风平浪静。船只平稳顺畅地向北驶去。

（不管怎样先跟对方见上一面，要是觉得不妥再拒绝也不迟。）

信春双臂环抱，强忍着寒冷与恶臭。

这件事当初是信春提起的。在家人的新年会上信春遇见武之丞，觥筹交错之际不意脱口而出：“若想成为真正的画师，必须上京接触和汉的名画，与一流的画师交往。可我却没法拜托养父，况且也丢不下染坊的工作。所以一直在苦苦思索，看能否找到前往京都的大义名分。”

信春是从奥村家被过继到长谷川家的，所以对养父母和妻子静子多少有些顾虑。或许是因为跟谁都不能坦明心迹，憋在心里难受吧，他借

着酒兴吐露了心声。但自那以后长兄讯息全无，信春内心反倒踏实了些，想是被当作酒后戏言了吧。

不过就在五天前，武之丞却突然到访，说信春若是想去京都，有个求之不得的机会。

“只是，有一个条件，务必要乔装打扮避人耳目，并于五日后的辰时（上午八点）到码头来。”武之丞把信春叫出去神秘地说道。

信春犹豫了。养父长谷川宗清同时也是绘画的师尊，自己断不可在没有师尊的允诺下擅自独行。此外还要跟静子撒谎，也不免心虚内疚。但若错失了这次机会，怕是一辈子都难上京城了。

信春时年三十三岁，已是一位能独当一面的佛画师。他皈依日莲宗，专门替寺庙画佛图，所以不算画师，而特意被称作佛画师。他实力超群，不光在能登，连越中和加贺等地都盛誉有加。有实力的寺庙源源不断地向信春订购佛画。可以说，他的境遇极佳，无任何不自由的地方，只是他自己并不满足。

信春不想一辈子都只做个乡下的佛画师。他也想画花鸟山水，与时下风靡京城的狩野永徳^①画师比肩。这个想法令信春心潮澎湃。更何况，这只是一个“人生五十年”的时代，他想到所剩时年已不多，于是焦虑日盛一日。

船只离港约莫半个时辰之后，浪大了起来，船身开始上下激烈浮动。

“该是已到外海了。”武之丞条件反射似的睁开双眼，判断上甲板已无碍，于是便站起身来。

船正穿过观音岬角之北的小口瀬户，行至富山湾。海面灰蒙一色，

① 狩野永徳：(1543—1590)安土桃山时代的画师，狩野派（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处日本画坛中心的画派）的代表性画师，日本美术史上最著名的画师之一。现存代表作有《唐狮子画屏风》、《洛中洛外图屏风》、《聚光元障壁画》等。

波涛卷起阵阵飞沫。北风迎面吹来，寒冷像要刺入肉里，可逃离船底的信春还是忍不住敞开胸襟深深地吸气。

远处，立山连峰绵绵不绝。那边好像并未下雨，阳光穿透云际，山脊的积雪正皑皑放光。船顺着海流，沿能登半岛由北而南。速度比想象中快了许多，从冰见至鱼津绵延的海岸线已近在眼前。

“这果然是去往越中啊。”信春愈发不安了。

“不错。只要到了对岸，可以喝酒洗澡，悉听尊便。”武之丞远眺前方，伸手惬意地打了个哈欠。

正午刚过，船便抵达了岩濑，在纤夫的牵引下沿神通川溯流而上。贴着立山连峰，行约五里^①后抵达屈津。盐袋在此地被卸下，转而用马匹驮运，再沿着飞驒大道一路往南。这条道路便是飞驒、高山地区运送海产品的要道，有别名曰鲋鱼大道。

信春与武之丞夹杂在南行的马夫一行人中。雨住后阳光微薄，而来自雪山的风依旧冰冷刺骨，信春裹紧蓑衣，抗着严寒踽踽前行。

武之丞究竟打算去往何处，让他丝毫无从揣测。再往前走，便尽是山脉，很难想象会住有什么能在京都有门路的名门望族，而被武之丞训斥啰嗦也着实恼火，于是他只好一味缄口不言。

不久，河川变得狭窄，两侧的河岸愈发陡峭。此处乃是有名的“神通峡”，道路在绝壁的半空中蜿蜒。路面狭窄，仅够单马通行，而另一侧便是悬崖。各路马夫们唯恐马足踩空，都紧拽着马头小心翼翼前行。

即便如此，马匹掉落悬崖的事故似乎依然层出不穷。路旁隔三岔五便能见到用以祭祀的马头观音，是在为遇难的爱马祈祷冥福。不过这也很好地警示了后来者——此地危险！

信春探出身子向下望去，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断崖之高，仿佛是要

① 里：这里指日里，是古时日本的长度单位之一。1日里相当于大约4公里。

被崖底吞没了似的。河水已染作深绿，在悬崖下兀自蜿蜒。他深感恐惧，不由自主往后退，可突然蓑衣被猛地一扯，他险些一个趔趄摔倒。是谁干的好事？待回头一看，原来是饥肠辘辘的马儿正撕扯他的蓑衣，打算美餐一顿。若是马儿发起性子来，可就不得了了，信春慌忙脱下蓑衣赠与马儿。

“谁让你站那儿的？要是被撞落悬崖，你呀谁都怪不了。”武之丞愉快地笑道，一口喝干竹筒里的水。

穿过神通峡，便是榆原村。河流的西侧是宽广的平地，约莫两百户人家一户紧挨着一户。而街道往西近山处有一片高地，孤高地伫立着一座柏树皮顶的巨屋。那是掌管榆原至八尾一带的斋藤藤次郎的城馆。为防御敌人的进攻，城馆东面的正门设有泥田，另外三面皆有深堀环绕。

城馆背后的山脊上建有大乘悟山城，可借此与八尾保持联络。南边有榆原山城，守住去往神通川上游的庵谷与猪谷两地要道。

“终于到了。我们的主公就在城内。”

在正门告知事由后，他们便被带至远侍^①——执勤武士们休息等候之地。那里还备有藏青色的丝绸和服与乌帽，供他们沐浴更衣。武之丞接过手巾，一脸满足地走向浴室，而信春则是满面疑云。

“这要见的是什么人？主公指的又是谁？”浴室的门一关上，信春便迫不及待低声问道。

“当然是畠山修理大夫了。我们的主公还能有谁？”

“修理大夫是畠山义纲大人吗？”

“是啊。主公已得斋藤藤次郎大人的支援，正打算夺回七尾城。”武之丞冲洗掉汗水和污秽，跨入浴桶，而后长长呼出一口气，看似十分

① 远侍：最初是平安时代的公家府邸里武士的伺候之所，有的也指寝殿主屋周围的回廊部分。中世、近世指武家府邸里，从主殿到中门附近的执勤武士的伺候之所。

惬意。

“但是兄长，你不是已经舍弃义纲大人回到七尾城了吗？”

“那是为了掩人耳目才那样说的。我武之丞怎会背信弃义，舍弃恩重如山的畠山家呢？”

信春出生的奥村家，代代都侍奉畠山家。父亲文之丞宗道是畠山家的家臣栋梁，曾司掌金银之职。这个职位后来由长兄武之丞继承了下来。另外三位兄长，有的分家独立，有的则过继给其他武士家族。

唯有最年幼的信春在十一岁时成了染坊长谷川家的养子。这是因为长谷川宗清相中了信春的绘画才能。他向文之丞恳请，希望信春能与他女儿静子成婚，并允诺将家业传于信春。于是此后的二十二年间，信春拜宗清为师，一面学习染坊的生意，一面专心习画，当了一名佛画师。

诚如宗清许下的诺言，信春与静子成婚，并在三年前有了长子久藏。

然而老家奥村家却一味落魄潦倒起来。只因畠山家的内纷不断激化，城主义续、义纲父子被逐出七尾城。在畠山家的领权问题上，义续、义纲父子与被称为七人众的温井氏、游佐氏、长氏等重臣曾经长期对立。而彼时年轻的义纲为打破僵局，于十六年前的弘治元年（1555）谋杀了重臣头领温井绍春，想要重掌政权。

不料，其强硬做法招致重臣们反目，父子二人于五年前反被逐出城去。那时奥村文之丞与武之丞为守护主公浴血奋战，不久文之丞战死，武之丞则与义纲等人一道逃出了能登。

起初，一行人投靠义纲的岳父六角承祯。但承祯也因与重臣们的对立而困扰不已，加之观音寺之变刚发生不久，实在没有余力庇护他们一行。因此，他们只得转而寄身于京都的畠山府邸，以期凭借室町幕府的裁度夺回领国。可哪知时机不巧，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刚被松永久秀等人谋杀，幕府自身也是混乱不堪。义续和义纲只能凭借一己之力夺回能登，故派武之丞等返回能登刺探政情。武之丞带领随行家臣们回到七尾

城，公开做了七人众之一长续连的家臣。

因此，武之丞表面上装作已归顺七人众，暗中却在继续筹谋如何让义纲重掌政权。

“修理大夫大人是在三年前入住城馆的，正好是你儿子出生的那会儿。原本打算在越后的长尾景虎大人的支持下，联合椎名康胤大人和神保长职大人之力，在七尾起兵。但椎名却在最后关头倒戈，起兵一事遂不得不拖延下来。”

畠山家曾任越中守护，和长尾景虎（上杉谦信）关系甚笃。因榆原一地与越后交通便利，于是畠山家便移居榆原，与长尾景虎等越中的权贵同一战壕，以期夺回七尾城。

信春所用的浴桶与武之丞稍许有些距离。对冒着严寒长途跋涉过后的身体来说，没有比温润的浴水更奢侈的东西了。氤氲氤氲之中，他起先还觉着陶然若醉，可到后来却越听越紧张，以至于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事关重大！卷入这样的纷争可不会简单了事。信春后悔自己粗枝大叶，没深思熟虑便跟随武之丞来到此地。

“自那以后，修理大夫便隐居至此，静待良机。而现在，机会来了。”武之丞抓紧信春的肩膀，告诉他不仅有越后的长尾，连越前的朝仓义景也会支援主公。“我们也一直在寻求朝仓家的支持，如今总算有了回报。朝仓义景坦言，一旦修理大夫发誓效忠朝仓家，就立马提供支援。”

“此事与我去京都学画又有何相干？”

“是这样的。我们想委托你将修理大夫的起誓书送去一乘谷。”

之前一直靠日莲宗的僧侣与朝仓家维持联络，但最近却被七尾城的七人众知晓，他们遂与加贺的一向一揆^①合作，加强了关卡的警戒。所

① 一向一揆：日本战国时代净土真宗（一向宗）本愿寺派信徒所发起的一揆之总称。一向宗门徒素以来以强大的宗教向心力、舍命杀敌的圣战模式著称。一向宗大本营为石山本愿寺。

以，这才想到让信春去送畠山义纲的起誓书。

“你经常去一乘谷的曾我家习画。因此，只要这次你也说是去拜访曾我家，便断不会有人生疑。”

“通关需要通行证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通行证我们会想办法，无需多虑。”

“可……可是，我已经是长谷川家的人了。我不能给养父母家添乱。”万一事情败露，受罚的可不光是信春，还会连累到养父母和妻儿，长谷川家或许会遭灭顶之灾。

“不错，你现在的的确是长谷川家的人，但你身体里流淌着的分明是奥村家的血！”武之丞死死盯住信春的双眼，抓住他双肩的手加大了力道。“父亲大人浴血奋战誓死保卫修理大夫，尽守忠义。他临终时甚至比弁庆^①还要忠烈，这你应该听说过了吧。”

“是，但我十一岁便过继给了长谷川家，如今是染坊的一家之主，吃的是染坊的饭。”

“我不管你吃的什么饭，武士之魂总还在吧？继承亡父之志，难道不是为人子者应尽之责吗？”

面对武之丞的强势，信春不再出声。他自幼受教不可忤逆长兄，所以即便有不满，也难以启齿。

“再说此事是我特意跟能登守求来的。你不是说想要一个去京都的大义名分么？为了这个机会我都豁出去了。”

“我确实说过那番话，但那不过是酒后的胡言乱语罢了。”那时信春只不过趁着酒兴不意多说了两句，定是兄长见有机可乘，为立功向义纲献上此计的。

① 弁庆：平安时代末期的僧人。武艺高强，侍奉于源义经。在衣川馆遭人围攻时，弁庆为保护义经，一个人堵在堂口，用一柄长刀挡住无数枪林剑雨，光荣战死。弁庆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记载。

“酒醉也好清醒也罢。你想去京都专心习画之心总没变吧。我已把你的愿望跟修理大夫言明。主公说，你若想在京都习画，畠山家会负责照顾你在京都的生活。虽说畠山家现在面临困境，但好歹还是幕府的管领家族。有了这个靠山，无论是幕府还是朝廷，你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大义名分吗？”

“我说的大义名分是指说服养父母和妻子的理由，没想到会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修理大夫都已经应允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若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那为兄我只得向主公切腹谢罪了。”武之丞猛然起身，啪啪啪揍在自己长了长毛的胸腹上。

信春觉得自己简直跟中了圈套无甚区别，可终究还是难以回绝。不仅仅是因为不敢忤逆长兄，还有，若是有了畠山家做靠山，那么今后出入权贵府邸鉴赏名画的机会就多了。

二人换上备好的丝绸和服，来到宽敞的会客厅。等待之中，信春因紧张而身体僵直。不多久畠山义续、义纲父子一同现身，坐入上席。

义续五十余岁，体态匀称。他面貌温和，蓄着八字胡和鬓角，腰间佩带嵌有“二引两”家纹的短刀，威风凛凛。义纲大约年近不惑，颇显消瘦，面颊憔悴，看上去略有些神经质。

“今日得见主公尊容，吾等无上荣幸。在此待命的是吾弟又四郎信春。”武之丞说罢毕恭毕敬拜倒在地。

“又四郎，抬起头来吧。”义续爽快地招呼道，说自己曾看过他的画作。

“实在荣幸之至，可是七尾寺内所藏之图？”信春鼓足勇气应声道。

“不，是藏于越中金山谷本显寺的本尊曼陀罗。你可记得？”

“的确，是三年前供奉于本显寺的。”

“是我敬奉的。你所描画的惠祐和兆桂，正是我夫妇的法号。”

“原……原来如此!”三年前的永禄十一年(1568),越中新川郡金山谷的本显寺曾委托信春绘制一幅法华经本尊曼陀罗,但却未被告知施主为何人。

“那是为了祈求光复七尾城而敬奉的,所以不便公开姓名。但我曾跟住持言明,无论如何都要请你来绘制,你可知个中缘由吗?”

“在下愚昧,不明缘由。”

“因为我曾见过你的供奉在气多大神社的十二天像。一见到那幅画,我整个人就好似被钉在那里了一样,为之震撼不已。而且还听说绘制此画之人乃是为了保全我们父子而不幸战死的奥村文之丞之子,所以我当时就决定了,本尊图的佛画师除你以外不作他想。”

“承蒙抬举,信春不胜感激,实不敢当。”

“请上前来,让我看看你的手。”

虽然听得真切,可信春仍然呆在原地,动弹不得。

“这是主公的吩咐,还不快上去!”在武之丞的催促下,信春终于上前伸出双手。

义续猛地抓了信春的右手,挽起他的衣袖道:“难怪,真是好一双妙手啊。强壮而又不失灵巧。”怪不得可以画出那样绝妙的线条,义续抚摸信春手腕,神情恍惚。“这手,就算用来拿枪舞剑,也定是出神入化的。你自幼便勤练武术吧?”

“是,曾在父兄的教导下,不分昼夜。”

“定是那时的练习在绘画上起了作用。若没有武者的气势,是画不出那般生动的十二天像的。”曾久居京都的义续,在绘画方面也慧眼不凡。

“大人过奖了,在下不胜感激。”信春耐不住手臂被这般抚摸,说罢便后退了一间^①之地,跪拜下来。

① 间:日本的长度单位之一,约6尺,即1.818米。

“那个，出使一乘谷之事——”义续看了武之丞一眼，犹似在说，你该告诉过他了吧。

“当然！能为主公效劳，吾弟三生有幸。”不等信春回话，武之丞抢先答道。

“又四郎，没错吧？”义续再次确认。他口气虽然温和，但目光却十分锐利，仿佛在说，此事关系到畠山家的命运，若无舍身的觉悟便不能担当。

适才信春见义续抓着自己手臂，把自己当一名真正的画师，内心充满感激。更何况他还那么欣赏自己，说若无武者的气势很难画就十二天像，信春此时的心情已经不容许有丝毫的怯懦了。“在下此前也曾数度拜访过一乘谷的曾我家，路也很熟，无需惦念。”

“那就好，你的一片忠心定有所报。请继续努力钻研画技，成为比肩曾我蛇足^①的画师。”

“父亲大人，儿臣就此告退。”义纲面容苦楚地站起身来。就在被逐出能登之前，义纲曾被七人众下了毒，至今仍留有后遗症。也正因如此，义纲要夺回七尾城的信念十分强烈，他犯病后移居榆原村，可近来身体却每况愈下。

惦念儿子病情的义续，带着近臣从京都赶来声援。他动用了任职守护时期的人脉，一直在争取得到长尾和朝仓的支援。

“让我们举杯，预祝出征顺利。”义续举手击掌，即刻便有三名侍女端了盛有酒肴的托盘出来。其后，有人拿了朱漆酒勺进来，正是义纲之女夕姬。

夕姬嫁入了京都的三条西家，其母是六角义贤（承祯）之女。她自幼便是京都有名的美人，而且精通和歌及物语，才貌双全。肤色白皙透

① 曾我蛇足：室町时代画师，曾我派的始祖，生卒年不详。据传是京都大德寺真珠庵《花鸟图》、《山水图》作者。

明，披肩的秀发乌黑亮丽。她身着仟草色长罩衫，手持朱漆酒勺，款款而行的模样，就好似源氏物语中的某个画面，婀娜而高贵。

信春仿佛被摄住了心魂，目光一直茫然地追随着夕姬的身形，直到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才慌忙垂下头来。

“夕姬担心我年老难耐长途跋涉，这次特意陪我过来。端午节之前她就返回三条西家，你去京都的时候，仰仗夕姬便可。”义续若无其事递了酒杯过来，并告知大德寺的兴临院便是其父畠山义总所开，跟东福寺的栗棘庵也颇有渊源，应该能帮得上忙。“期待有朝一日，你成为天下第一的画师，让畠山家也扬名天下。”

夕姬清澈的眼眸正对信春，近过身来斟酒。她的和服浸过香熏，其清润的芬芳与透过青丝所散发的女人体香，让他心旌摇荡，仿佛醉酒般茫然递出酒杯。

“其实，夕姬也曾见过您的画作。”

“是哪座寺庙所藏？”

“并非佛画，而是莲花灯上的武士画。”

能登在夏秋转季时分有祭祀仪式。届时，方形的莲花灯笼是神轿巡游的先导。莲花灯外绘有色彩鲜艳的图画，里面点着蜡烛，宛若飘浮在黑暗中的荧光，十分讲究。所以，每个村落都会找来绘画能手绘制。

信春自幼便有善画之名，在他过继到长谷川家大约两三年后，画技突飞猛进，很快便有邻近的村落找上门来请他绘制莲花灯。

“是、是哪里的武士画呢？”信春焦渴难耐，一口气把酒喝干。

“神明神社的。画的是义经和弁庆，弁庆可真是画得出神入化。”

“那是二十岁前后的画作。弁庆的七种兵器可让我煞费苦心啊。”

“正是正是。弁庆的七种兵器像扇子一样在背后撑开，仿佛有光环笼罩一般，让人觉得好像是一种对武士心灵的救赎，甚为感动，于是叫侍女打听了一下画师是谁。”那时的夕姬大概只有七八岁光景，却能准确领